

文心雕龙阅读纪要



骆正深 著

百家出版社

文心雕龙阅读纪要

骆正深 著

封面设计：卢蓓苓

文心雕龙阅读纪要

骆正深 著

百家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绍兴路5号)

浙江上虞市科技外文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5.75 字数 120000

1996年10月第1版 1996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000册

ISBN 7-80576-598-7/I·189 定价：10.00元

(沪)新登字120号

前 言

对我国六朝以前的古代诗文，包括文学作品和各种文章（小说戏曲除外），作比较深入系统的分析研究并加以论述，以确立自己的文论观点的，首推梁代刘勰的《文心雕龙》。《文心雕龙》一书，可称我国第一部内容精深博大，论述系统完备的文学理论巨著。全书包括以下基本内容：

一、原理论（包括文章的本原和原流）；

二、体制论，即文体论；

三、创作和批评论。

三个部分的组织结构之间，都有严密的逻辑关系。征引浩博，言必有据；分析事理，鞭辟入里；行文亦简洁精当，富有文采，往往寥寥数字，把事理概括无遗。这部书，对我国的文学理论有深远的影响，并逐渐引起国际学者的瞩目，其价值可以想见。

从书中《原道》、《征圣》、《宗经》以及《序志》等篇，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刘勰写作此书的动机、目的和指导思想十分明显，是以儒家思想为旨归，宣扬儒家的文论观点的。他的评论，是非褒贬，旗帜鲜明，从不依违两可，含糊其辞。其中不少论点有高度的科学性，为我国文论确立了百世不易的标准，有很高的理论价值。例如在以下一些重要理论问题上，他都提出了精当而周密的论断：

第一，关于文章的本原问题，他提出了文原于道，即文原于自然的观点。

第二,关于情与文即内容与形式的关系问题,他提出了情文并重,即内容与形式并重,而以内容为主、为先的观点。

第三,关于情与物与文三者的关系问题,他指出了文学创作中主观和客观的辩证关系,即创作先由客观事物引起主观的思想感情,然后才因此去抒情言志;先由物影响了情,然后情亦可影响物。

第四,关于先天、后天的关系问题,他提出了先天、后天并重的观点。他认为学习写作,既有赖于先天的才性,又有赖于后天的学习和锻炼;有才无学,或有学无才,都写不好文章。

第五,关于文学的继承与革新问题,他提出了既要“通”,又要“变”的观点。他为此写了专篇《通变》。所谓“通”,就是要继承优良传统;所谓“变”,就是要随时代而革新。

第六,关于文学与社会与时代的关系问题,他提出了“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于时序”的观点。“世情”就是社会现实,“时序”就是时代的演变。两句话的实质,即阐明了文学的演变和兴废与政治有密切关系。

以上这些精当而周密的论断,都来源于六经,基本上符合唯物辩证法的原则,这是难能可贵的。当然,刘勰毕竟是一千多年前的人,他的思想观点,不可能没有局限,因而他的所有观点,不可能完全符合今天的要求,这是不足为怪的。

刘勰,字彦和,关于他的身世,据今人杨明照考证,大约生于刘宋泰始二、三年(466—467)间,祖籍东管郡莒县。晋永嘉之乱,祖先逃奔江南,从此世居京口(今镇江),所以刘是江苏镇江人。到了齐代,原来宦途显贵的刘家逐渐衰落了,到刘勰时,家境已很贫困。刘勰早年是个孤儿,家道贫寒,但笃志好学,精研儒家经籍,博通诸子百家,并兼通佛学;因受佛学影响,兼以家贫,故终生没有婚娶。当时南京锺山上的上定

林寺，是很有名的大寺，方丈僧佑和尚是著名的大法师。为了求得一个静心读书的环境，年轻的刘勰，就自动去投靠僧佑，僧佑亦喜欢这个笃志好学的青年，这样，刘勰就在上定林寺与僧佑居处了十多年。他除了悉心钻研佛经以外，还广泛研读了经、史、子、集。他的“博通经论”，“深得文理”，可能主要在这里打的基础。他编了上定林寺内收藏的佛经，撰述了一些佛学论，《文心雕龙》亦是此时的著作。

《文心雕龙》的成书，在齐和帝中兴元年、二年间(501—502)，当时不为人重视，刘勰乃设法请当时文学泰斗沈约去评定。沈约官高位重，刘勰无法接近，只好装成书贾，在路边等沈约的车驾经过时上前呈献其《文心雕龙》。沈读后大为赏识，认为“深得文理”。书既被重视，刘勰亦因沈约之推荐，于梁武帝天监初起家奉朝请进入仕途。他曾做过中军临川王萧宏、南康王萧绩的记室，车骑仓曹参军，太末(衢县)令，步兵校尉，东宫通事舍人等职，世称刘舍人。后又得到昭明太子萧统的赏识，与之共同讨论文籍，颇为投合。昭明太子死，刘勰奉命与沙门慧震于上定林寺撰经，时约在中大通三年(531)；任务完成后，他便削发请求出家，获准后成为该寺和尚，法名慧地，不到一年，即梁大同四、五年(538—539)去世，约享年七十二、三岁。

近代以来，许多专家学者曾致力于《文心雕龙》的研究。最早研究此书的，当推李详的《文心雕龙黄注补正》(宣统元年，即1909年)，其次是杨鸿烈的《文心雕龙研究》(1922)，接下去是黄侃的《补文心雕龙隐秀篇》、《文心雕龙札记》。此后，研究文章逐渐多起来。1925年，范文澜的《文心雕龙注》问世，此书注释内容最丰富，日本人称为划时代的作品，但里面亦无错误。五十年代以后，研究的著作更多，重要的有陆侃如、杨明

照、刘永济、王利器、詹鍈以及王元化等人的专著。他们的研究，主要是文字的校证、内容的注释和翻译以及理论的探讨三方面。由于解放后学术研究与政治联系比较密切，特别根据“批判继承，古为今用”的指导原则，大家非常重视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作标准去分析评价古代的论著，对《文心雕龙》亦不例外，因此大家在研究此书时，对刘勰的阶级出身到底是什么，世界观到底是唯心的还是唯物的，他在《原道》中所提出的道到底是儒家的还是道家的或者是佛家的，等等问题的争论，化去的时间和精力很大，其中有的问题，至今尚无一致的定论，这是一种情况。其次，对原书的文章含义的理解亦分歧颇多，至今也有不少地方未能统一认识。一般说来，文字校证方面的收获较大；理论探讨方面，虽有进展但成绩不显著；语体文翻译，很少能满人意。个人认为较突出的问题，还是对原作读得不深不透，因而对原文原意的理解不够准确，所以异说纷纭，莫衷一是。

认真读懂《文心雕龙》，可以从中学到我国自己的成体系的文学理论知识，可以加深对我国古代文学的认识。所有这些，对于一个研究中国文学和从事文学工作和文学教学工作的人来说是十分必要的；对于一般希望了解祖国传统文化的人来说，亦是大有裨益的。现在国内不少人只喜欢研究外国的文艺理论，而对本国的文学理论兴趣不大，颇有妄自菲薄的意思，因而对本国的文学理论知识知之甚少，数典忘祖，实在不可理解。当然，吸收外国的优秀东西是必要的，但不能鄙视自己的有价值的东西。事实上，我们祖国无论在文学作品还是在文学理论方面，都有光辉灿烂的成就，并非都不及西方，而且有不少超过西方的东西。为什么外国人研究中国文学和文学理论的人那么多，那么认真，这是值得深思的。我曾读到

过一本日本人著的《中国经学史论》，读完后，我对作者对中国经学的渊博知识和鉴赏水平感到惊讶，他在书末有这样的一段话：“我在华南看到左宗棠的对联，上联是‘异国古书传日本’，我看，中国的经学这门科学，将要流到日本去了。”言外之意，就是中国人研究经学的水平已经不及日本人了，经学在中国将失传了。作为中国人，我真感到汗颜难堪啊！近年来我读了些日本人研究《文心雕龙》的论文，亦颇多感慨。

要学好《文心雕龙》，我认为第一必须要踏实，要扎扎实实地从一字一句着手，先读懂原文，理解原意，尽最大可能理解得正确一些，这是首要问题，没有这个工夫和条件，什么研究都将落空。第二，对待古书和古人，要坚持历史唯物主义态度，实事求是。我们可以用今天的理论原则去分析鉴别古人的著作，去粗取精，去伪存真，但决不能用今天的理论标准去要求古人，居高临下，动辄作轻率的贬斥和否定，这里必须警惕学术研究中“左”的流毒。

本书匆促写成，不当之处，愿就正于有道。

骆正深

目 录

序志	1
原道	7
征圣	15
宗经	20
辨骚	33
明诗	39
乐府	45
诠赋	51
史传	55
诸子	62
论说	67
神思	74
体性	80
风骨	84
通变	89
情采	97
铨裁	101
比兴	106
时序	111
物色	120

声律	125
附会	130
定势	135
养气	141
知音	145
总术	150
程器	156
夸饰	160
事类	164

附录 参考书目	170
后记	171

序 志

夫“文心”者，言为文之用心也。昔涓子《琴心》、王孙《巧心》，“心”哉美矣，故用之焉。古来文章，以雕缛成体，岂取驺奭之群言“雕龙”也？夫宇宙绵邈，黎献纷杂；拔萃出类，智术而已。岁月飘忽，性灵不居；腾声飞实，制作而已。夫有肖貌天地，禀性五才，拟耳目于日月，方声气乎风雷；其超出万物，亦已灵矣。形同草木之脆，名逾金石之坚，是以君子处世，树德建言。岂好辩哉？不得已也。

予生七龄，乃梦彩云若锦，则攀而采之。齿在逾立，则尝夜梦执丹漆之礼器，随仲尼而南行；旦而寤，乃怡然而喜。大哉，圣人之难见也，乃小子之垂梦欤！自生人以来，未有如夫子者也。敷赞圣旨，莫若注经，而马、郑诸儒，弘之已精，就有深解，未足立家。唯文章之用，实经典枝条；五礼资之以成，六典因之致用，君臣所以炳焕，军国所以昭明；详其本源，莫非经典。而去圣久远，文体解散；辞人爱奇，言贵浮诡；饰羽尚画，文绣鞶帨；离本弥甚，将遂讹滥。盖《周书》论辞，贵乎体要；尼父陈训，恶乎异端；辞训之异，宜体于要。于是搦笔和墨，乃始论文。

详观近代之论文者多矣：至于魏文述《典》、陈思序《书》、应瑒《文论》、陆机《文赋》、仲治《流别》、宏范《翰林》，各照隅隙，鲜观衢路：或臧否当时之才，或铨品前修之文，或泛举雅俗之旨，或撮题篇章之意。魏《典》密而不周，陈《书》辩而无当，应《论》华而疏略，陆《赋》巧而碎乱，《流别》精而少巧，《翰林》浅而寡要。又君山、公幹之徒，吉甫、士龙之辈，泛议文意，往往间出，并未能振叶以寻根，观澜而索源。不述先哲之诒，无益后生之虑。

盖《文心》之作也，本乎道，师乎圣，体乎经，酌乎纬，变乎骚；文之枢纽，亦云极矣。若乃论文叙笔，则固别区分；原始以表末，释名以章义，选文以定篇，敷理以举统。上篇以上，纲领明矣。至于割情析采，笼圈条贯：摘神、性，图风、势，苞会、通，阅声、字；崇替于《时序》，褒贬于《才略》，惛悵于《知音》，耿介于《程器》；长怀《序志》，以驭群篇。下篇以下，毛目显矣。位理定名，彰乎“大易”之数；其为文用，四十九篇而已。

夫铨序一文为易，弥纶群言为难。虽复轻采毛发，深极骨髓，或有曲意密源，似近而远，辞所不载，亦不胜数矣。及其品列成文，有同乎旧谈者，非雷同也，势自不可异也。有异乎前论者，非苟异也，理自不可同也。同之与异，不屑古今；擘肌分理，唯务折衷。按譬文雅之场，环络藻绘之府，亦几乎备矣。但言不尽意，圣人所难；识在瓶管，何能矩矱？茫茫往代，既沈予闻，眇眇

来世，倘尘彼观也。

阅读纪要

《序志》是《文心雕龙》最后一篇。序志者，叙述写这本书的用意也，是全书的序言。古人著书，往往把序言放在全书的最后。读书先读序言，以便首先了解作者写作的意图、体例和全书概貌，这是很有必要的。

刘勰在这篇序言中主要说明了以下一些问题：

第一段，首先说明此书题名《文心雕龙》的含意。文心是指写文章的用心。开头两句，用陆机《文赋》“余观才士之所作，窃有以得其用心”之句。雕龙，用骆爽善于雕饰文采的典故，见《史记·孟荀列传》集解，意即精雕细刻如雕龙文。“文心雕龙”，意谓写文章的用心是十分精细的，也就是说此书是论述写文章的精细用心的。其次说明著书立说的重要以及自己写此书是为了树德立言，垂名于后，出于不得已。

第二段，主要论述自己著书立说为什么要论文的道理。首先说自己从小就崇拜圣人孔子，因此，认为著书最好是注释六经以阐明圣人之旨，但这项工作，古人马融、郑玄等大儒已经有精到的著作，自己即使有更深的见解已不足成家，只有文章可以作为经典的枝条而发挥作用，如五礼六典之成文和致用，君臣事业和军国大事的宣扬等等。这就是曹丕所说的“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的意思。其次，刘氏认为各种文章，归根结底都是来源于六经，因此，学文应以六经为本，但现在离开圣人年代久远，文体已经衰败，写文章的人出于好奇，

喜欢浮夸诡巧，过分追求文采，离开经典之本越来越远，遂使文章日趋讹滥。他认为写文章应遵照《周书》所说的“辞尚体要”，即要抓住要领；要遵照孔子的教训“攻乎异端”，即排除内容不正当的、违背六经宗旨的异说。刘勰认为要纠正当前为文讹滥之弊，必须提倡“辞尚体要”和“攻乎异端”的经旨和圣训。为了这个目的，他所以要著书立说议论为文之道。

第三段，主要对魏晋以来几种文学理论著作进行评论。他简要概述了这些著作的主要内容，然后给它们一个总的评价，认为它们都是“各照隅隙，鲜观衢路”，意谓只看到问题的片面，没有洞察大道。他认为曹丕的《典论·论文》虽然比较细致，但不全面；曹植的《与杨德祖书》虽然较明白，但并不确当；应玚的《文质论》虽然华美，但比较疏略；陆机的《文赋》虽然精巧，但比较散乱；挚虞的《文章流别论》虽然精细，但不够实用；李充的《翰林论》太肤浅，不够扼要；还有桓谭的《新论》和刘楨的论文，都是泛泛之论，没有做到寻根索源，即没有探讨文章的根源（他所谓文章的根源就是先哲的教训，实际就是上文所指的“辞尚体要”、“攻乎异端”等圣人写在经书中的话）。他认为论文如果不以圣训为根本，是无益于后学的。这段话说明刘勰对他以前人的主要论文著作都经过了仔细的研究。他对前人的评论虽比较简略，但基本上说得比较中肯。这段话，更重要的是突出了他自己的文论观点，即论文必须以圣训为指归，亦必须寻根索源，以六经为最高准绳。他的宗经、征圣思想是非常明显的。“还宗经诰”，是指六经中有关为文之道的训示。有人说，“圣哲之诰”，指六经中的学说，这种说法太广泛。有人说，“圣哲之诰”，指《尚书》中的“辞尚体要，不惟好异”，《易·系辞》中的“辨物正言，断辞则备”和《论语》中“攻乎

异端，斯害也已”三语。此说又嫌太坐实，太狭窄。《征圣》中说：“志足而言文，情信而辞巧，乃含章之玉牒，秉文之金科。”前一句见《左传》引孔子之言，“言以足志，文以足言，不言何以知其志，言之无文，行而不远。”后一句见《礼记·表记》“子曰，情欲信，辞欲巧”。这些，不能说不是圣哲之诰。

第四段，主要说明《文心雕龙》一书的体例，指出本书开头从《原道》到《辨骚》五篇，是全书枢纽，枢纽者，纲领也，也就是宗旨。这是全书第一部分。其次把文章分成文和笔两部分，文指有韵之文，笔指无韵之文。然后根据文体加以区分，每种文体都说明源流变化、性质、意义，并举具体篇目为例，再说明各种文体的道理。这样，各种文体的纲领划分就清楚了。这就是上编论文体部分。再其次，就是《神思》以后到《序志》以前论述文章的构思、风格、情文关系等创作方法以及文学批评等问题，也就是下编的创作论和批评论。最后一篇《序志》是统御群篇的，实际是总述全书的写作意图与体例的。真正论文的只有四十九篇，加《序志》共五十篇。用这个数字定篇，是根据《易·系辞》“大衍之数五十，其用四十有九”的含意的。“易”字当作衍。大衍之数，说法不一，马融认为指天地之数，包括太极，两仪、日月、四时、五行、二十四气，合共五十，用四十九者，除去太极也。清焦循《易通释》说，“大衍犹言大通”。刘勰借《易·系辞》的话来说明他用五十、四十九这个数字定篇的意义，不过说明他的论文像大衍一样，是无所不包亦是无所不通的。这是自负不凡的话。

末段，首先说明他的书虽经过努力搜寻探讨，评论一篇文章是容易的，但综合群言是比较难的，因此，可能有不周密的地方。其次说明他的观点与前人有异有同，都是出于理势不得

不然，不管古今，都采取认真分析，做到合理，就是做到折中。这是表明他的写作态度的。

附注：

“既沈余怀”的沈，即溺的意思。

“岂取殆夷之群言雕龙也”，“岂”一本作“冀”，“取”一本作“效”，是肯定句，非反问句。

本文第四段，“变乎骚”一言的含义，至今尚有争论。有人说是学习《楚辞》的通变原则；有人说是对《楚辞》要批判继承，有所弃取，取其奇和华之长，弃其“失贞”、“坠实”之短，两说似均不妥，实即文至骚而变的意思。

原 道

文之为德也，大矣；与天地并生者，何哉？夫玄黄色杂，方圆体分，日月叠璧，以垂丽天之象；山川焕绮，以铺利地之形；此盖道之文也。仰观吐曜，俯察含章，高卑定位，故两仪生矣，惟人参之，性灵所钟，是谓三才。为五行之秀，实天地之心。心生而言立，言立而文明，自然之道也。傍及万品，动植皆文。龙凤以藻绘呈瑞，虎豹以炳蔚凝姿。云霞雕色，有逾画工之妙；草木贲华，无待锦匠之奇。夫岂外饰，盖自然耳。至于林籁结响，调如竽瑟；泉石激韵，和若球铎。故形立则章成矣，声发则文生矣。夫以无识之物，郁然有彩；有心之器，其无文欤？

人文之元，肇自太极。幽赞神明，《易》象惟先。庖牺画其始，仲尼翼其终；而《乾》、《坤》两位，独制《文言》。言之文也，天地之心哉！若乃河图孕乎八卦，洛书韞乎九畴；玉版金缕之实，丹文绿牒之华；谁其尸之？亦神理而已。自鸟迹代绳，文字始炳；炎、皞遗事，纪在《三坟》；而年世渺邈，声采靡追。唐、虞文章，则焕乎始盛。元首载歌，既发吟咏之志；益、稷陈谟，亦垂敷奏之风。夏后氏兴，业峻鸿绩；九序惟歌，勋德弥缙。逮及商、周，文胜其质；《雅》、《颂》所被，英华日新。文王患